



溫瑞安神州奇俠系列（正傳）

寂寞高手·天下有雪

（台灣）溫瑞安 著





温瑞安神州奇侠系列(正传)

寂寞高手·天下有雪 四

(台湾)温瑞安著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封面设计:石 华

神州奇侠 (正传)

(1—4)

【台湾】温瑞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8.5印张 8插页 1340,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360—2224—7

1·1907(全四册)定价:72.80元

温瑞安武侠小说精品集

四大名捕系列

- ①四大名捕会京师
- ②骷髏画
- ③逆水寒
- ④杀楚

四大名捕斗将军系列

- ①少年冷血
- ②少年追命
- ③少年铁手
- ④少年无情（即将出版）

神州奇侠系列

正传

剑气长江·两广豪杰
江山如画·英雄好汉
闯荡江湖·神州无敌
寂寞高手·天下有雪

外传

血河车

后传

大侠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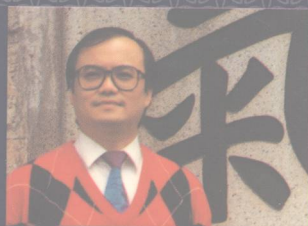
别传

侠少·唐方一战

白衣方振眉系列

龙虎风云·试剑山庄
长安一战·落日大旗
小雪初晴合集

敬告读者：温瑞安先生
已授权花城出版社独家出版
《温瑞安武侠全集》。花城出
版社将以最高档的设计、最
精美的印刷陆续向读者推
出。



作者简介

谁不知道温瑞安？

他年轻时写的《神州奇侠》、《四大名捕》，侠义盖世，名扬海内外！

新武侠文坛有四大天王，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经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奇才温瑞安，他是古龙之后，新派武侠小说的重要作家……

温瑞安祖籍广东梅县，1953年11月2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青年到台湾求学、写作，后移居香港；在台湾生活时，曾蒙冤入牢……这位年轻的天才作家，迄今已出版将近400部书，其中300部以上属武侠小说，计达4000万字。

他的作品在中国大受欢迎，掀起了一阵温瑞安热。温瑞安骚尽中国！

ISBN 7-5360-2224-7



9 787536 022249 >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目 录

寂寞高手

第一章	高手	1
第二章	寂寞	33
第三章	英雄寂寞	69
第四章	壮士悲歌	92
第五章	英雄不寂寞	118

天下有雪

第一章	雪势	152
第二章	雪怨	201
第三章	雪止	254
第四章	雪意	307

寂寞高手

第一章 高手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如此用唐教坊的二十八调遗音中的十八调，唱了一段，由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添一人作装孤，演起“黄梁梦”来。

这诨名“鼓子词”的杂剧，扛堂扛堂地在台上演，戏台稍嫌简陋，显得搭建匆匆，但戏服华贵，而且一排排、一列列，坐得满满，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聚神看戏，闲嗑瓜子，或交头接耳，时哄然叫好。有的孩童，在戏台旁嬉踢毽子，妇女栀子膏味道好一阵冲鼻。在戏台前排，人群中望去，第一眼必被他神容吸引住的那人，正皱了皱眉，搔了搔鼻，仰天打了一个喷嚏。

这教千人万人中首先望得着的人，便是“君临天下”李沉舟。

李沉舟也并非专注在唱词上，他略带倦意的眼神游遶四顾，时有父老妇孺来问好道平安，他也连忙起身，脸带微笑地招呼：元大妈还有做饵块么，真是好手艺，吃过便难忘……庚四爷的风湿痛好了些么，回头叫秀山给四老爷上药去……戴细官怎么了，上次给唬着的事，究竟压惊了没有？……如此一一相询，如煦煦暖暖家人语，谁也难以想象，在峨嵋金顶以一人而对千百名武林一等高手的虎视眈眈下，谈笑自若、技压群众的“权力帮”帮主李沉舟，在这里一样亲切如家长、笃诚如君子，温文识礼的谦谦淳儒。

李沉舟便是常常凑办些节目，诸如梨园、弹词、大鼓、参军戏等，给帮中家人娱赏。李沉舟也偶出现其间，跟大家殷勤问候。他对属下

极严，对属下家人则视若至亲，故帮中上下，无不对之愿效死相报。

这时台上的戏开得正闹，一名白胡子白发白眉的老爷子持拐杖巍巍颤颤走来，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连忙搀扶，李沉舟也扶另一边，笑道：“汤公公越来越健朗了，再过几年，连我也自叹弗如。”

那老公公想说话，张开手，嘴也呀呼呀呼的，一时说不出话来，白胡都盖住了嘴巴，李沉舟笑着替他蘸湿了胡梢，梳理了纹路，旁边的老头子笑道：

“帮主，您提携我几个儿子，又迁升我几个孙子，连同那几个小反斗，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您待我们汤家五代，真是恩同再造，粉身难报啊……”

李沉舟微笑道：“这是哪里话，汤家五代同堂，都为‘权力帮’立过大功，是帮里欠汤家的恩典哩。是了，您老今年三月才做过九十大寿，令尊大概也年龄过百二十了吧……”那老头儿笑得眼皮都睁不开了，说：“帮主您好记性，我爹他三十九岁生下了我……”

李沉舟咋舌道：“老爷子福寿并昌，真了不起。”那汤老爷子似老得连手都不灵便了，挠着头讲不出一句话，只能点头致意。李沉舟微笑表示了解，这时又来了帐房吉先生。这老先生已喝得醉态阑珊，萎靡不堪，手中犹执着秤锤，一摇一摆地打着酒呃，李沉舟笑道：“怎么，吉先生打起‘醉拳’来嘞？”

吉先生醉斜着眼，笑道：“‘醉八仙’？我只会打‘醉螃蟹’。”吉先生不谙武功，帮中上上下下都知道，“醉八仙”是普通的武艺，吉先生在帮里住久了，多少也知道一些。吉先生如此说，模样又怪形怪状，众人都笑了，李沉舟拍拍他的肩道：

“吉先生，坐下来听戏吧，是兰陵王的破阵子呢？”吉先生当下颌首，李沉舟拉了张紫檀木凳子叫他坐下了，又去搀扶汤老太爷和汤老头父子落座。

这时戏正演到了“大面”。“大面”又叫做“代面”，演的是北齐兰陵王，文才武略，骁勇善战，但容貌秀美若女子，因恐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作假面，常着之以临阵。曾破周师于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

而作此舞，以模拟其指麾击刺之状，世称“兰陵王入阵曲”，在唐时已盛行。戏者戴着可怕的大面具，身着紫衣，挥金妆刀，执鞭而舞。

这时台上的人，舞得正是激烈，随着交集的乐音，而且上面盘旋着振翅欲翔一般的龙蛇，剧烈地旋转着。李沉舟微笑地看着。这时“兰陵王”忽地一个纵身，半空翻七个筋斗，人人一齐喝得一声彩。

这时鞠秀山匆匆走了过来。鞠秀山是“权力帮”中“八大天王”中的“水王”。“八大天王”中，“鬼王”阴公死于浣花溪中，“蛇王”老少死于伏虎寺中，“剑王”屈寒山歿于骑鹤钻天坡上，“火王”祖金殿逝于峨嵋山下，“人王”邓玉平被杀于鸿门，“药王”莫非冤浣花萧家丧命，“权力帮”中现只剩下“水王”与“刀王”。

鞠秀山在权力帮是个儒生。权力帮虽是武林帮派，但也亟需文藻之士、才识博洽的人来应付些事理。帮里交给鞠秀山的差事，无一办理得妥妥帖帖。日久之后，立了无数小功，又不以自居。李沉舟知道了，便派他一些大差事，凡事交在鞠秀山手上，无不治理得一清二楚，又快又妥。但此人行踪神秘，常无故不在，启人疑窦。李沉舟便派给他极棘手的事，来考验他，鞠秀山虽遇凶险，但依然处理得稳稳当当。李沉舟万般考较他后，试出此人任劳任怨，克勤克俭，而且谆谆谏言，耿耿忠心，便提升他为“八大天王”中的“水王”。

李沉舟知这鞠秀山向来稳重淡泊，遇事精明强干，而今见他手持一物，脚步稍有些仓急，知发生了事儿，当下问：“什么事？”鞠秀山道：“人头。”李沉舟一皱眉，遂又展开，问：“什么人头？”

鞠秀山用身背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打开那布包的结，张开来凑近李沉舟，李沉舟一看，又一蹙眉道：“‘虎婆’？”鞠秀山道：“是。”

“狮公虎婆”与“长天五剑”，俱是“权力帮”的要将，当日“五龙亭”、“古严关”、“海山门”之役，这七人均有参加，而且举足轻重。而今“狮公虎婆”中，“虎婆”首级在此，李沉舟也不禁要锁紧双眉。换作往日，权力帮自是赔得起，但这些年来，权力帮损兵折将无算，连对朱大天王的攻势，都得改为自保，反攻为守，步步为营，对萧秋水那一伙人也以连横而非对立，权力帮处境之窘迫，可想而知。

李沉舟当下问道：“她怎么死的？”鞠秀山道：“今日是‘狮公虎婆’轮值，她的尸首是被送来的。”李沉舟问：“送来的人呢？”鞠秀山道：“死了。”李沉舟问：“怎会死了？”

鞠秀山道：“送这颗头颅来的人，早已被逼服毒，人头一送到我手里，立即就死了。”

李沉舟道：“那对方断无可能为了送这颗死人的头，而费如此周章。”

鞠秀山道：“是。”

李沉舟目光闪动，道：“那么这颗人头定必有问题了。”

鞠秀山道：“是有问题。”

李沉舟问：“什么问题。”

鞠秀山用五只手指，轻罩住那“虎婆”的头盖骨，道：“这头壳曾给人用刀整个小心地剝去，然后掏出里面的东西，而塞入炸药，接缝得极其巧妙，若不留心，很难发觉得到。”

李沉舟沉吟道：“这炸药能不能自燃？”

鞠秀山立刻摇首：“不能。”

李沉舟道：“那么敌人之所以杀‘虎婆’，是为了将她的头内安置炸药，这塞满炸药的人头，当然是为了炸死我……”目光射向鞠秀山。

鞠秀山垂首道：“是。”

李沉舟笑了一笑，道：“你以为那安排这道毒计的人，会在什么时候下手？”

鞠秀山道：“现在。”

就在这时，那戏台上飘飞倏忽的“兰陵王”，呼地斗然翻出，纵刀斜削，金刀耀目，一刹那间，下了七记杀手。

同时间，左边的吉先生，秤锤忽然点打而出，疾戳李沉舟后心七太要穴！

同一瞬间，右边的汤老太爷，白花花的胡子变作鞭子，“督”地迎头鞭下，左手“大韦陀杵”，左手“小金刚拳”，双锋贯耳，连环打出！

这刹那，直如电光石火，李沉舟蓦地不见了。

他已闪到了台上，那手握赤金鞭，执持紫金刀的“兰陵王”，与他正斗在一起，只见人影倏忽，如两只大鸟般此起彼落，看戏的人，无不因变起非常，愕然立起。

他们站起来的时候，汤老太爷已倒了下来。汤老太爷的招数，突然打空的时候，便等于全打向吉先生。吉先生居然以秤锤一一化解，但就在此时，他已发觉自己背后已多了一人。

汤老太爷狂嚎回身，尚未出手，那人已一刀刺中了他的心窝。正中心房。那人飘然身退，汤老太爷倒了，喘息，神情又回到那病骨支离、老迈不堪。汤老头儿这时俯伏过去，哭道：

“爹，你……”泣不成声。那青衣罗帽的青年双手放入袖内，也不为己甚。

吉先生的武功比汤老太爷要好。他化解了汤老太爷的一轮急攻后，再要觅路而逃，已来不及，这时他可一点醉态也没有了，在鞠秀山的一双如水长袖下，失尽了先手，锤秤也丢飞了。

鞠秀山的武功，一如“道德经”中的“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委下，柔弱处上。”吉先生左冲右突，仍然冲不出鞠秀山掌影笼罩之下，忽地“水王”将袖一卷，声势转弱为强，如一张大铁帚般迎面扫了过去。

吉先生见来势如此盛强，忙拍出双掌，想借势后纵，并乘机逃遁，忽觉来势陡缓，又化强为弱，水袖舒展，竟在他手中塞了一物。

这时吉先生的双掌，正全力一击，手中忽多了件东西，吉先生请急间翻腕亮爪，自然送出内劲，“波”地一声，那事物被他捏穿，“轰”地一声，火石硝烟，吉先生惨嘶而倒。

他抓的正是“虎婆”的人头。

“兰陵王”的刀光，耀眼生花，颜色夺目的戏服灿灿闪亮，三人之中，他的武功比吉先生还强十倍。他初只求打中头颅，引起爆炸，与李沉舟同归于尽，但李沉舟一上来就把他迫回台上，使他远离了炸药。他只好再求其次，想要伤敌，一上来就变了七八种武功，却连李沉舟的衣袂都没法沾到。最后只求得脱，但李沉舟身形东倏西忽，“兰陵

王”金刀霍霍，闯了十次，被化解了十次。

“兰陵王”长叹一声，回刀自刎，李沉舟轻哼一声，身影一闪，一出手，“嗤”地破空射出，击中他腕后三寸处的“会宗穴”，“兰陵王”金刀呛然落地。

“兰陵王”大喝一声，舞服上的金饰一齐急响，他人如大鸟般跃起，平飞掠出，掠到了一柱擎天的旗杆上，轻轻一点，宛似飞燕在天空一折，又掠了出去。

这轻功简直令人瞠目：但他掠出去的身子，却几乎撞到李沉舟！天空那么阔，他竟撞上李沉舟。

“兰陵王”一咬牙，身未回，身形却“哧”地倒飞而出，宛若流星，斜挂纵落，在鸡蛋花树丫上一点，又疾地冲天而起，这次去势，比刚才更遒劲急，他的舞服在骄阳下映耀，犹如孔雀开屏，破空而去。

可是天空那么大，李沉舟仍是在前面的路上等着他。

就在这时，“兰陵王”的身子遽然急旋起来，这急旋之际，他茧绸长袍，竟然冒出一股白茫茫的浓烟来。

所有的人都怕那烟有毒，捂住了鼻子，“兰陵王”越旋越急，白烟也愈来愈浓，并发出啪啪火花，在浓烟之中，一条淡淡的人影破空斜里射出。

他那令人神驰目眩的衣服，已置于地上，他的人着了一套窄身短打，急掠而出——就像壁虎逃避敌人留下了断尾，来吸引住敌人的注意——他的身法快如鬼魅。

李沉舟跃开，静静地说：“慕容容若，败了便败了，你不该逃走的。”

这时“兰陵王”的身子已跃上了围墙，陡地一顿，在轻轻柳梢弯稍稍迟疑一下终于跌落，李沉舟轻轻叹了一口气。

忽地一人自围墙外升起，倒落回墙瓦上，怔在当堂，背向众人，只听围墙上有人说：

“是的，你不该逃走。”

那去而复返的是“兰陵王”，他仰天倒下，跌落到墙内来，咽喉如

喷泉一般涌冒着鲜血，喉咙格格有声，在脸上后睁大了眼睛，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一落下，恰好来了一阵风，那柳丝在围墙外点头也似的，这时围墙上便飘来了一个人，身着青衫文士巾，正在用一条洁白的手帕，抹揩自己的手，脸上带了个淡淡的微笑，是柳随风。

李沉舟没有再说什么，他蹲下来，俯视汤老太爷的伤势，汤老太爷的伤当然是没救了。他一面咳，一面咯血，一面挣扎起来，要握李沉舟的手。李沉舟伸手让他握住了，汤老太爷展开了一个安慰的微笑，李沉舟用另一只手掌拍拍他的手背，露出理解的眼光。

汤老太爷大口大口地喘息一会，道：“……好……帮主……您座下‘刀……王……’……他的刀法又进步了。”

杀他的人便是“刀王”。“刀王”兆秋息静静地在一旁看着，没有作响。汤老太爷嘴角不断溢出血来，已神衰力竭，支撑不住，犹自问道：“你……杀我的是……什么刀？”

兆秋息杀人，每杀一人，即换一刀，天下闻名，只听他道：“是清臣守节刀。”汤老太爷听得一震，阖合双目，竟淌下两行清泪来。

原来唐开元天宝年间，安禄山反于范阳，挥兵南下，西进潼关，颜杲卿与弟真卿两兄弟起兵勤王，举事响应，以号召勤王有功，加御史大夫；未几河北凡十七郡，重归唐室。后常山城破被俘，安禄山擒之，因曾对他礼遇有加，痛斥之：“何负汝而反耶？”杲卿正气凛然的骂道：“我为国讨贼，恨不能斩汝！”安禄山怒极，便将颜杲卿和幼子颜诞、侄子颜诩，一同肢解处死。

颜真卿便是杲卿之弟，写得一手好字，又是一门忠烈，官拜太子太师。玄宗曾叹其二十四郡县无一忠臣，得真卿奏章，大喜曰：“朕不识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李希烈兵变，宰相卢杞因畏惮真卿刚正清廉，欲借刀除之，乃建议真卿去汝州安抚，李希烈掘坑于廷，胁以为相。真卿叱之曰：“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近八十，位至太师，知守节而死，岂受诱胁？”卒被害。颜真卿字清臣，这“清臣守节刀”是德宗追念他的忠节而铸的。

汤老太爷知自己乃丧生在这柄刀下，潸然泪下，汤老头子悲声泣道：“爹爹，帮主待我们阖家恩厚，你又何苦如此做……”

汤老太爷勉力噙动嘴唇，苦笑道：“孩儿，我这般做，确是丧尽天良，全无心肝……但慕容家……慕容世家对我们先人，有过活命之德，再造之恩……有恩，岂能不报……”汤老头哭道：“可是帮主对我们家也有恩呀……”汤老太爷溘然道：“那是后……后来的事……”说到这里，目光涣散，已眼见不活了。

李沉舟接去他的手，一字一句地道：“你放心去吧。今日的事，不会向你后人追究。”汤老太爷听了这一句话后，才算放了心，便咽了气。汤老头抢天呼地，嚎啕大哭，李沉舟拍了拍他肩膀，站了起来，这时烟雾已散尽，帮中的人，早已在这顷刻间不慌不乱地离开了场地。戏台上只剩下了几个人：李沉舟、兆秋息、柳随风、鞠秀山和痛哭中的汤老头，以及汤老太爷、吉先生、“兰陵王”的尸体。戏台上空荡荡。

李沉舟问：“他真的是慕容若容？”

青衫人点点头，走过去，把“兰陵王”的面具解下，现出一张极端清秀的脸孔。

李沉舟端详了一阵，道：“相貌是跟传说相像，但像，并非就确实是他。”说罢看着青衫人，似要等他回答。

“是他。”青衫人道：“慕容世家有三绝，‘银针金缕拂穴手，其人其道还其身’。”他说着慢慢张开手掌，食、中、无名尾指，各夹住一枚五寸一分见长的细针，在阳光映照下亮晃晃一阵光芒。

李沉舟点点头道：“是‘慕容银针’。”青衫人淡淡一笑道：“我差点也接不了。”李沉舟一笑道：“连江南柳五也差些儿没接住的，当然就是‘慕容神针’了。”青衫人道：“即是‘慕容神针’，那这人若不是慕容世情，就是慕容若容或慕容小意了。”青衫人柳五笑了一笑，又道：“慕容小意是女的，慕容世情……他若来了，死的恐怕是我。”

李沉舟颌首道：“那他确是慕容若容了。”微喟一下又道：“可惜。慕容若容惊才羡艳，威震天南，今番却丧命于此。”李沉舟看着地上的

尸首，又说了一句：

“可惜。”

鞠秀山忽道：“帮主，他们在帮中隐伏了那么多年，为的就是这么一击？”

李沉舟道：“昔怀一饭之恩，不惜吞炭文身，毁容焕发，只待一击，要成大事，牺牲是免不了的。可惜他们这志在必得的一击，委实讨不了好，全军尽没，亦未免太令人惋惜了。”

柳五柳随风忽问道：“老大是怎样看出他们要出手的？”李沉舟一哂道：“其实也没什么。慕容若容演的‘兰陵王’，技艺很高，而且一身武功，无论怎样假装，都是假装不来的，秀山这时拿那装炸药的人头给我，我问起知道这炸药须力击才致爆炸，那这些伏兵显然都是为了杀我……”

李沉舟笑了一笑，又道：“他们不该找轻身功夫那么好的人来饰演动作如许频繁的角色……只知道，安排演戏的人，向来细心，今日竟教人混了进来也不知！”

原来“权力帮”中，每一组人事都分得极其周密，接待有接待的，稽查有稽查的，甚至跟踪有跟踪的，杀人有杀人的。诸如厨子，不但手艺高明，而且善于分辨毒药，所以若有人在菜中下毒，根本就不容易；至于今日居然教人冒充了“兰陵王”的戏子上来，确是不可能的事。

这时一人奔了过来，双手向李沉舟递上一函密封，李沉舟随手拆开，道：“原先的‘兰陵王’角阿忽雷，三天前遭人勒毙……这下可好，没得查了。”原来“兰陵王”一发动，局面一受制，帮里即有人紧急勘查“兰陵王”的底细，却发现原先演“兰陵王”的阿忽雷，早已被杀多日。

柳随风悠然道：“上个月前老大要‘屠龙屠虎’打听的事，不知消息如何？”

李沉舟道：“‘屠龙屠虎’，已经死了。”

柳随风讶然道：“已经死了？”“屠龙屠虎”为当日“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千手人魔”屠滚之子，两人武功凶狠霸道，犹在其父之上，而今竟都死了，连柳随风都微微有些震讶。

李沉舟道：“不但他俩死了，连我们派去川中唐门卧底的‘不回刀’杜林，在慕容家做奸细的‘铁脚老李’，都先后遭了殃。”柳随风听着听着，诧异之色却是愈浓。

原来这些日子以来，“权力帮”给萧秋水等一股抗力，摧毁过半，剩下的又与“朱大天王”抗衡，声威大减，实力渐弱，江湖上道消魔长，此消彼长，总是轮个没完。“权力帮”目下仍是“天下第一大帮”，除“朱大天王”势力及“神州结义”外，确也无其他势力可与之相颉颃的。

“蜀中唐门”隐伏于川中，近数十年来，只要弟子出来行走江湖，必人才超卓，干出一番轰动的大事来。“即墨”墨家，自成组织，纪律甚严，我行我素，颇有野心。“神州结义”一脉，原予“权力帮”最巨打击，但萧秋水与李沉舟在峨嵋金顶一见如故，并且砥志抗金，所以反而抵消了彼此的战祸。

萧秋水跟他的弟兄正矢志抗金，转战于疆场之上，李沉舟亦派人参战，也从此得调养之机。“朱大天王”一股怎能容让“权力帮”恢复，所以攻势更是频急。

这年间，“朱大天王”的“七大长老”和“权力帮”的“四大护法”，全皆在燕狂徒或峨嵋山之役中战死，朱大天王的“三英四棍，五剑六掌，又神君”，也只剩下了断门、闪电、腾雷三剑叟以及雍希羽这“柔水神君”，至于“权力帮”，伤亡更重，“八大天王”中，只剩下了“水王”和“刀王”，“十九人魔”中，只剩下了“无名神魔”、“神拳天魔”、“一洞神魔”、“血影魔僧”、“快刀天魔”五人，“双翅，一杀，三凤凰”中，只有“蓝凤凰”高似兰与“红凤凰”宋明珠还活着。

饶是如此，“权力帮”还有李沉舟、赵师容和柳随风三大巨头，虽是帮威衰靡，版图日蹙，但声势武功，非但别帮他派无可强项，就连“朱大天王”，相映下也黯然失色。

而“不回刀”杜林是“快刀天魔”杜绝的儿子，刀法端的非同小可，早在唐门卧底，却无缘无故叫人识穿了，杀了尚不知晓。“铁脚老李”系已故的“飞腿天魔”顾环青的师弟，武功直追顾环青，却也叫人看穿了，死于慕容世家之中，柳随风微显忧色，又问：